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洪 深 卷

038

038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杨剑龙 编 | 洪 深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38, 洪深卷/徐俊西主编; 杨剑龙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21-3798-5

I. ①海… II. ①徐…②杨…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82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汤正宇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38

洪深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杨剑龙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5 字数 305,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98-5/J·275 定价: 40.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 年 8 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赵阎王	3
五奎桥	40
香稻米	86
青龙潭	174
包得行	258
编后记	36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364

赵 阁 王

登 场 人 物

(以登场先后为次序)

赵大——赵阁王

老李

小马

营长

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个

前清县官

衙役多人

妇人

老者

洋人

洋奴

土匪

第 一 节

第 一 幕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军营里面，这军营所在，本是一个荒村。这荒村却离城不远，这城内便有万千居民，正是人烟稠密，市场热闹。这荒村内除了一家粮食店，五百个兵，没有别的人家。这一营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点得洋灯，生得火盆的，就只营官们居住的几间屋子。

这一间屋子，便是营长的卧室。靠后壁尽左，放着一张军用三折铁床；床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头，粉红湖绉的被，靠左边安着一张上有装镜下连衣柜的矮桌，桌上手枪一枝、军刀一把、除下来的军帽、解下来的皮带，还有粉盒、香皂、镜箱、香水瓶等，横七竖八的堆着。右壁上悬一轴美人画，画右有门，通着院子。画左钉上，挂几件营长的军服，从壁上偏左有四方纸糊小窗，现时关着。窗前堆了两只木箱，都有军需课封条，屋左床前，小炭火盆内，还有余火。屋右当地，放着小方桌子，四把椅子。桌上两盏洋灯，一盏未点；一盏点着，却是无甚亮光，想是油尽快灭了。

右首的门，猛也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身上穿的灰色军服又旧又脏；褂子上的钮扣，有好几个早已脱落；腿上也无扎布，只散着脚管；一双老棉鞋，当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点张口。他弯着背，耸着肩，满脸都有纹路，鬓边微微灰白。他没精打采，很是疲倦；虽只四十来岁的人，然而世上的风波经得多了，看来却像五十出外。

他手里拿着一把磁茶壶，想是刚冲得一壶滚水。进了门，

转身把门关上。在方桌上取了一个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慢地喝着；又把两只手捧着热茶壶暖手。茶喝完了踌躇了半晌；忽然想起他本来要做一件事，连忙将茶壶放在炭火盆上温着，又略略拨了拨炭；拖过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暖；忽地走到纸窗边，朝外望了一望，摇摇头自言自语地打算起来。

赵大 这是多早晚哪！许有半宵多哪，早哩！还得一会儿工夫，才会回来。（看着门）咱溜吧！回到自己棚里，找点什么吃的，再睡他一个大觉。这十六圈麻将，总得四更天，才完得了。他妈的，今天真冷！（走到门旁，忽又转念）算了吧，还是好好的当差吧！这几天营长输得多啦，咱也就没交好运，碰上都是钉子，回头屋子不暖啦，热茶没有啦，咱是干什么的！（坐火盆旁）这清茶愈喝愈饿得慌。（对着火盆呆看了一刻，觉得身上冷起来；浑身打战，在床上拽了一条粉红湖绉被，裹在身上，重复坐下。才要打盹，听得门外一响，赶快立起，把被放还，那门外却再无声息了，便骂道）没有回来，活见鬼么！

有人把门轻轻偷着开了，伸进头来，低声唤道：“喂！赵大哥。”

赵大 （转身，低声）是你在外头装孙子呀！敞着门，热气都跑啦，要进来，快进来吧，老李。

老李也是个军人，不过二十多岁，军服虽是旧破，精神却还振作，他蹑着脚走进来小心关上了门。

老李 这儿就是天宫啦，你上咱棚里去睡去，不冻结实，才怪呢！（指床）今儿输赢大啦。

赵大 知道！

老李 王排长赢了也不敢说歇，多半非干到天明不可。

赵大 哪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灯）一宵总得点两盏灯的油。

老李 （从怀内取出一瓶烧酒来）来一杯吧！

赵 大 (桌上取了两个茶杯,把酒分开喝着)好白干!

老 李 小铺子的掌柜,进城来着,捎来两瓶,一瓶卖半块钱,真不讲理;独家的生意吗!村里也没有第二家粮食店。

赵 大 小铺子不是不肯赊账吗?(听着话,一面他将原点的灯吹灭了,另点了一盏。)

老 李 肯,听说快关饷啦。

赵 大 听谁说的?

老 李 小马。

赵 大 小马不能知道。

老 李 嘿!(吃了两口闷酒,对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即说来意)赵大哥,您跟着营长当差,比小马可知道得多啦,我说大哥借几个钱行么?

赵 大 (笑起来了)和尚碰见秃子,两天都是光光的。

老 李 别说这个,您比咱们好!

赵 大 打哪儿好起来?咱们当军人的,指着的就是饷;这营里好几个月不关饷啦,谁还不干!

老 李 您也是真没钱哪!

赵 大 (说反话)有钱。这有五个多月,没见一个大饷啦,谁家王八孙子的钱多着呢!(咒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恶气)老李,这还是走着一鼻子的好运,每天没有断了口粮,等着吧!

老 李 (愤然立起)等着,这不等着么?咱们是苦差使呀!几两银子的饷,就是他妈的卖命钱!大哥们一条命,就值得这八两银子一个月,还要欠着五个多月么?咱们为什么来着!

赵 大 真是。

老 李 天下没有会当差不会吃草的王八蛋,一匹马还要吃粮食;咱们的饷,是半年不发,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的差,开的仗,哪怕他妈不关双饷,总有法子找补找补。打死啦,

也算啦。大哥！我这话对么？

赵 大 对！对！（默然有感）我想都有个命，咱们命该倒楣。

老 李 当兵也有走运的，你听说过新编的第八十九师吗？本来是一旅改的，正招着兵哩！不欠饷，给现钱。

赵 大 听说过。

老 李 好多位兄弟们想着：这儿不干啦，欠的饷也不要啦，痛痛快快地一走，哪儿给现钱，上哪儿去当差。好，年轻不发财，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

赵 大 （想起从前，又念到将来，不胜凄然）再上别处去吗？

老 李 大哥，您也这么想吗？

赵 大 （又转了一个念头，脸上微有笑容）老李，坐下！

老李不甚明白赵大的意思，糊里糊涂，在方桌旁坐下。

赵 大 咱们皮包着骨头肉的，都有一个运气一个命。咱打十八岁死了爷，出来找饭；二十多岁当兵，到过两广，出过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党，河南拿白狼，什么地方没有去过，什么东西没有吃过，什么大事没有见过。（顺手将矮桌上手枪拿起，看了一眼）拿着这枝枪吧！有六个枪弹，只许要七条命，不许要五条命。弟兄们说咱狠似阎王，咱姓赵的一辈子没有吃过别人家的亏。（得意极了，拍着胸）今天！（不觉声音凄楚）赵阎王有四十多岁啦，你看！咱还成个什么东西！（冷笑几声）赵阎王不是没有阔过，（叹气）唉！好吃的、好喝的，金表、大洋钱，到手还有不要的么？可是命里没有，水里来，他汤里去，发财呀！姓赵的不打那么想啦！

老 李 大哥在这儿饿得乐啦。

赵 大 咱不乐，咱也不怨。

老 李 打脸水，倒溺壶，沏开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着夜，招骂，挨嘴巴，做奴才，做猪，做狗，这还不乐！

赵 大 你骂人，我打死你！

两个人睁眼对看了半晌，便似两位凶神。

老 李 （不愿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气）大哥！咱是替你冤得慌，有了发财的路子，不能不跟您提，南边北边，招兵的地方多着哩，去呀！准有好处。

赵 大 （是过来人的话）南边北边么？反正总是一样啊。

老 李 不，您听我说，咱们营长上头，不是五爷么？五爷不算大，只管一旅几千个人，上头有师长，管一万几千个人，这上头还有大帅将军，他有钱有势，京里的总统都比不上他，譬如说吧……

赵 大 这个我全晓得。

老 李 我提的这位招兵的主儿，也算是师长，可是管着一省的兵，就有一样好处，（凑近，郑重说出）是咱们这儿大帅将军的仇人。

赵 大 这是怎么说？

老 李 不论什么人，他都肯收留；要是吃过饷，当过差的，还许派个连长；要是在咱们这儿大帅将军手下不干了去的，那是格外的红。

赵 大 咱就不信！

老 李 这是新鲜事，头几年不这么着，敢不是因为仇大了。（停了一停）管他那些么？他们有仇，是咱们的好处，咱们去，还能不红么？

赵 大 （摇摇头）你说得多么容易！

老 李 溜！

赵 大 溜得了么！

老 李 行，打这营里出去，别向西！向西十来里地，就是城，城里人多热闹，给人瞧见，那就不方便啦，出去冲北，不到二十里地，有个大松林，周围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连成一片。这个林子，白天进去也是漆黑，本没有道儿可走，地

上尽是枯叶、烂树枝、死老鼠。这个林子，枪打不到，眼看不见，就有千军万马，也是无用。要再一乱一迷道，还许进不去，出不来。像咱们人少，认定了方向，穿过林子，走进山，那就离得他们远啦，怎么会溜不了！

赵 大 不许他们绕着道儿过山呀？要是给他们追上……

老 李 绕过山来，咱们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赵 大 追上拿住，这是枪毙呀！

老 李 （这里着实有点害怕）你拿枪毙来吓唬我呀！

赵 大 逃跑拿住，这不比是喝醉了酒，耍个钱，打坏了人，或者玩个把闺女，犯了这几样，还可以求得下来呀！你逃跑，好嘛！上头花了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上气讲打，咱们拚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要呕别处干去，太不懂得恩典啦！这花钱的大帅，不枪毙你，枪毙谁？

老 李 都行，这是拿住了的话。（心里不服，出语强硬）可是老天爷全看见啦，吃粮当差，凭什么叫恩典哪！有什么好处，到过咱的身上来！

赵 大 你去那别处，准好许多么？（苦口劝他），准比这儿好么？准有好处么？

老 李 有拿着现钱招兵的。

赵 大 对呀！不欠饷给现钱啊，（问他一句，言外有意）给多久呢？

老李无话可答，连喝了两杯酒，坐下自己寻思。

赵 大 给不了几天的饷，银子也完了吧！

老李喝酒，不答应。

赵 大 再说，你的新弟兄们，许不如这儿旧伙计，倒同过甘苦的。你那位新大帅，许比咱们的脾气更坏，侍候不对，就要吃亏。

老李回过头去，不要听。

赵 大 再说现今的世界，哪一个营里不闹穷？哪一位骑着马挂着刀的，不指着讹诈欺骗，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们、发了财？（加劝一句，声音恳切）到处都是一样啊！你将就点儿在这里蹲着吧！

老李狠狠地睽了他一眼。

赵 大 再说你自己就没有安着好心，人家就有好处到你么？你还想着红起来，当连长，做热梦么？

老 李 （立了起来，颇有点醉意了，身子摇晃着，口齿不甚清楚）咱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他并不很醉，不过借着一副酒脸，胡说乱道）官高钱多，天下通行，今儿的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小的坏事，是挨骂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钱。什么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远远的去！（提起脚来待踢，却跌坐在椅子上。）

赵 大 你醉啦？

老 李 我说的是实话！

赵 大 走吧！走吧，走吧，歇歇去吧！

老 李 我说的是好话呀！

老李立起来，脚下还是不稳，赵大过去搀扶。被他一把推过。他慢慢地走到门旁，在门上摸了两摸，摸着转手，开了门；那冷风迎头一吹，他立住了脚直了腰，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人便明白过来，恍如梦中初醒，往屋里四周一看，见有一个人正呆呆地望着自己，那人正是赵大。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便似失落了宝贝，重又拾着一般。不觉得得意，转身重复关上了门，一步步走过来。

老 李 大哥，你瞧！我怎么就糊涂啦？我把正事给忘啦。

赵 大 你还有什么正事？

老 李 咱要借支几个月的饷，好过个下半世。

赵 大 （觉得怪极）借……饷……